

皮囊之下

〔荷〕米歇尔·法柏著
Michel Faber
杨蓓译

欲望不过是通往毁灭的坦途……

UNDER
THE
SKIN



皮囊之下

Michel Faber
【荷】米歇尔·法柏 著
杨蓓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皮囊之下 / (荷) 米歇尔·法柏著; 杨蓓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 10
书名原文: UNDER THE SKIN
ISBN 978-7-5057-3835-5

I. ①皮… II. ①米…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① I56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7460 号

版权登记号: 01-2016-6818

UNDER THE SKIN © Michel Faber, 2000
First publish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 2000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Guangdong Yongzheng Book Distributio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书名 | 皮囊之下 |
| 作者 | (荷) 米歇尔·法柏 著 杨蓓 译 |
| 出版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
| 规格 | 880×1230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30 千字 |
| 版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
| 印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5057-3835-5 |
| 定价 | 38.00 元 |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邮编 | 100028 |
| 电话 | (010) 64668676 |

感谢杰夫和福戈
尤其要感谢我的太太伊娃
每每我沉迷于虚构世界
是她将我带回现实中来

代序

《云图》作者

大卫·米切尔

为《皮囊之下》做序既是一种荣幸，亦是一个棘手的挑战：在我看来，它堪称当代英国小说中构思最为精巧的作品之一，我要怎样才能在不剧透的前提下吊起读者们的胃口？阿伯拉克农场隐藏着何种真相？“沃地森”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名叫伊瑟莉的女人驾车在苏格兰高地上逡巡，不停搜寻男性搭车人？关于这些谜底的线索在书的前三分之一部分如同草蛇灰线，细入无间，读者会不断做出猜测：伊瑟莉是个女色情狂——不，她是一个连环杀手——不，我的天呐，她是某种……就像在火把微弱照亮的可怕寒夜中不断前行，这种如同拉锯般的悬念起伏随着情节发展不断延续增强，营造出一个既严酷无情又大胆新颖的设定。只有一位技艺高超的作者才能如此把握《皮囊之下》的背景设定而不显得廉价的造作；而米歇尔·法柏就是一位技艺高超的作者，他极为成功地塑造出了阿伯拉克农场这样一个完整自洽的生产体

系。他是怎样做到的呢？针对这个设定，他煞有介事地给出了许多不合理之处，供读者挑选判断，然后将那些通得过考验的情节继续推进下去；同时，他用以吸引读者的还有精准完美的语言（“牛蹄踏在草地上的声音与牛粪落地的沉重噗噗声混杂在一起”）；奇特的幽默感（“‘比约克、果浆乐队、波蒂斯黑德乐队……’后面这三个名字在伊瑟莉听来就像某种动物饲料的名称”）以及他对苏格兰高地速写般的描绘：它的风景，它的方言；更不用说每当有一个搭车人进入伊瑟莉的红色丰田汽车时，他的生死便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悬念，读者会像等待抛硬币的结果一样屏息凝视地等待他的命运揭晓。通过这些手段，法柏赢得了（或者说应该窃取了？）读者的心，是的，也许在因弗内斯北边的荒野之中，真的有一个“沃地森”的农场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这时，你便已经完全被他俘获了。

大胆新颖的设定是一道上好的开胃菜，但不是主菜。最主要的故事情节随着农场主人儿子的到来而展开，也就是声名狼藉的阿米利斯·韦斯。这位韦斯先生心怀满腔（危险）的同情，他将其施予那些“牲畜”，而他此举的失败加深了伊瑟莉对他的先入之见，迫使她开始拷问自己的价值和愿景。这一灵魂的拷问加速了她缓慢的自我毁灭过程，可谓注定了小说的结局。读者只能在小说中间瞥伊瑟莉过去在“新伊斯特德”的生活——颇为语焉不详——她的苦难生涯赢得了读者的同情，即便在我们已经知道她为了谋生都做了些什么之后亦是如此。将伊瑟莉与法柏最为著名的女主角对比一下很有意思，和维多利亚时代白银街的妓女小糖（出自他的杰作《绛红雪白的花瓣》）一样，伊瑟莉也穿着“紧身衣”，而且她的这件“紧身衣”更甚前者——以残忍、孤独、剧痛编成的紧身衣，仿佛“她自身骨骼与肌肉织就的笼子”。她（延伸开来说，也是法柏）对人类及英国社会的观察，对我们的习性、缺陷、

电视节目的观察——总而言之，也就是对我们人类学的观察——是新鲜而精准的，促使我们通过她那独特的异星人视角审视自身。尽管伊瑟莉与地球人类截然不同，但她在生活中也会遭遇单调沉闷的工作以及不公的待遇，这一点能够得到我们中许多人的认同。她，也和我们一样，因为变化无常的公司老板毫无预警地提高她的工作配额而痛苦不堪；她，也曾遭遇过有钱男人的始乱终弃；她，肯定也长期忍受着低层工作场合的性别歧视，甚至会被一个半疯的食堂厨师厉声训斥（他让我想起不止一位我认得的大厨，这种相似让人不禁会心而笑）。伊瑟莉与她同伴们的生活与我们是如此相似，他们怎么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呢？

对一部小说的讽刺性大加赞赏在许多时候往往暗示着其叙述节奏的薄弱。但这部小说并非如此：阅读《皮囊之下》的体验仿若全速飙车，小说自始至终充满风趣、内涵与讽刺，不断撩拨读者心弦，即使是阅读过后许久依然萦绕不去。一些讽刺藏在看似平常的语句中：一位搭车人告诉伊瑟莉，“布拉德福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就我所知，现在她可能已经搬到他妈的火星上去了”；或是海贝经销商提醒伊瑟莉这位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好撒玛利亚人”¹，“别把袋口敞开就是了。要不然它们会爬出来躲到你的床底下”。还有一些讽刺则表现为具有反讽意味的事实：正是伊瑟莉的美貌让她得到这个工作，而这个工作又要求她必须不可挽回地损毁自己的容颜；伊瑟莉对“沃地森”一开始秉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随着这一态度的不断动摇，她却变得越像“人类”——这个人物的结局也越不可能指向皆大欢喜。

¹ 译注：好撒玛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是基督教文化中一个很著名的成语，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典出《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0：25-37）中耶稣基督讲的寓言。

事实上，当你再次阅读《皮囊之下》时，你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紧张不安的状态中去，因为你会开始在每一处文字里都看到潜伏着的更深层涵义：你甚至可以把这些隐含的意义收集起来，作为可行的论据用来证明《皮囊之下》是一部关于丛林法则的讽刺作品，或是一部关于文化相对论的寓言。不过对于我来说，让我感觉最为浓重深刻的讽刺，在于谴责伊瑟莉和韦斯公司便是在谴责我们自己，正所谓“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要丢石头”——只要想想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肥鹅肝酱，就知道我们其实同他们也没什么两样。身处人类纪¹中的我们，也同样地在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不断麻醉自己的良心。为了安然享受平静的生活，我们的文化对于受苦者的态度也颇为短视——不管是本地的受苦者还是世界范围的受苦者，抑或是动物世界中的受苦者。总而言之，伊瑟莉这个女主角极富人性魅力。所以请好好阅读这个关于她的故事，祝你好胃口！

¹ 译注：人类纪（Anthropocene era），是荷兰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约泽夫·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 1933—）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地质学时代系统中最新的一个分期，指人类成为重要的、时常占主导地位的环境因素的地质时代。

第一章

他是那种讨厌说谢谢的人，
仿佛恩情是一个陷阱。

第一眼看见搭车人的时候，伊瑟莉总是驾车径直驶过，这样她便有时间将那人估量一番。她在找寻壮实的男人：双腿粗壮、肌肉饱满。那些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男人对她没有什么用。

但要在瞥之间分辨这两者的区别出人意料的难。一开始，你可能以为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搭车人独自站在一英里开外的乡村公路上，就像远处的一座纪念碑或是谷仓；你觉得自己能够从容地一边开车一边打量他，在脑海里脱光他的衣服，然后翻来覆去地看个遍。但伊瑟莉已经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开车穿越苏格兰高地本身是个非常吸引人的任务；你总能看到许多风景明信片展现不出来的景象。寂静的冬日，珍珠灰色的黎明辉光中，雾气在公路两侧的田野中流淌翻滚，即便是这样的时刻，A9公路也不会空寂很久。每天早上，柏油路面上都散落着毛茸茸的动物尸体，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这些林中小兽弄错了回巢的路径，生命便永远停在了那一刻。

伊瑟莉经常在这样的时刻开车出去，在这片宛若亘古不变的寂静中，她的车就像第一个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造物。她仿佛驶进了一个刚刚成型的新世界，群山还在因为地壳运动的余波而上下起伏，林木葱郁

的谷地还在像大海一样翻卷不定。

尽管如此，一旦她开着小汽车驶上那条薄雾缭绕的荒凉公路，几乎过不了几分钟，身后就有南行的车辆呼啸而来。这些车总是气势汹汹地向她逼近，就像狭窄小路上没头没脑拼命往前挤的绵羊，她不得不加快速度，否则就会在刺耳的鸣笛声中被逼下路面。

而且，这条公路是当地的主干道，她必须时刻留心那些小的岔路。只有一部分交叉路口有清晰的标志，仿佛被标识出来是某种天选的荣耀；其余的路口都被树木遮蔽得严严实实。即便伊瑟莉享有优先通行权^①，忽视这些交叉路口也不是个好主意：每条岔道上都可能有一辆突突作响的弹簧式拖拉机正急不可耐地想要冲上主路。如果两车相撞，拖拉机多半没什么事，她却会像那些误闯公路的林中小兽一样横尸路面。

但最让人分心的并不是行车中的危险，而是诱人的美景。雨水汇成的沟渠闪着炫目的亮光；肥沃的田地里播种机正在散播种子，其后追逐着大群的鸥鸟；风送云来，一阵骤雨降在大山那边；甚至是头顶飞过的一只孤零零的蜥蜴：这些景象总让伊瑟莉不知不觉忘了自己在公路上行进的目的。随着朝阳升上天空，她一路前行，望着远处的农舍渐次染成金黄，然后余光突然瞥见不远处有什么东西，笼罩在灰蒙蒙的阴影中——一个肉质鲜美的两足动物，仿佛由横生的树枝或凌乱的岩石幻化而来，正朝前伸着胳膊。

然后她才会记起自己的任务，但有时候，等她回过神来，车已经吼的一声开出老远，车身堪堪擦过搭车人的指尖，要是他们的手指再往前

^① 指在通行中或者在交叉口处，车辆必须避让有优先权的行人和有优先权的其他通行车辆。

伸几厘米，大概就会像小树枝一样折断。

她不会立即踩下刹车。相反，她会继续踩住油门，同其他车辆一起待在车行道上，顶多是在与搭车人擦身而过的瞬间在脑子里为那人照张快相。

有时，当她一边开车一边检查这张脑子里的快相时，会注意到搭车人是个女人。伊瑟莉对女人不感兴趣，至少不是那么感兴趣。让她们搭别人的车吧。

如果搭车人是男性，她通常会回去再看上一看，除非那人明显很孱弱。如果那人给她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那么一旦路况允许，她就会掉头来个急转弯——当然，是在那人看不见的地方：她不想让那人知道自己对他感兴趣。接着，她开到路的对过儿，以路况允许的最慢速度折回去，她会再对那人进行一次评估。

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她会再也找不到那个人的踪影：就在她折返的时候，肯定有其他没那么谨慎或挑剔的司机停下车来，搭上了他。她会眯着眼仔细查看印象里他站过的地方，却只看到空荡荡的路缘。她甚至会朝路边更远的地方望去，望向田野或矮树丛，以免他正在某个地方小解。（他们往往会那么干。）她似乎很难相信他这么快就不见了。他的躯体那么好——那么棒——那么完美——她为什么会丢掉这个机会？她为什么不在一见到他的时候就搭上他？

有时这种损失会让她难以接受，于是她会继续往前开，开出许许多多英里，希望搭上他的车会把他再放下来。当她带着一道汽车尾气飞快地驶过时，路边田野里的母牛总会眨着无辜的大眼吃惊地看向她。

不过，通常情况下，搭车人会正好站在之前与她擦肩而过的地方，也许他伸出的胳膊只比刚才低了些，也许他的衣服（如果正在下雨）只

多出了数点深色的湿痕。从反方向开过来，伊瑟莉也许会瞥见他的臀部、大腿或肌肉发达的肩膀。他的站姿也在暗示着什么，也许是一个健壮男人的洋洋自得。

她开着车经过他，直直地盯着他，以验证自己的第一印象，她必须完全确保自己不曾在想象中美化了那身肌肉。

如果他的确合格，她会停下车，搭上他。

伊瑟莉这样做已经很多年了。几乎每一天，她都会开着她那辆破旧的丰田卡罗拉到A9公路上寻找猎物。她的自尊心很强，所以虽然她已经有了一连串成功的战绩，但她依然会在事后惴惴不安地想，自己上一个搭的人会不会是最后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猎物，将来会不会再也没有人能符合标准。

事实上，对伊瑟莉来说，挑战能带来让人上瘾的兴奋感。也许已经有某个完美的猎物正坐在她的车里，就在她的身旁，毫不怀疑她会载他回家，而她已经想着将会遇到的下一个猎物。也许她正欣赏着他的躯体，一边用目光打量着他肌肉发达的肩部曲线或T恤下的胸部隆起，一边琢磨着：一旦他脱光了，那赤裸的身体将会如何美妙——即便是在那样的时刻，她也会分出一部分注意力留心路边，以免错过正向她招手的更好的猎物。

今天一开始就不怎么样。

驾车经过菲恩村附近的铁路立交桥时，村庄尚在沉睡之中。车子还没开上公路，她便察觉到副驾驶一侧的轮胎上方有个地方正在吱嘎作响。她屏住呼吸仔细听了听，想知道她的汽车正用那种古怪的语言跟她

说什么。那吱嘎声是在呼救？是一时的抱怨还是友好的警告？她又听了一会儿，试着想象一辆汽车可能会以何种方式让人明白自己的意思。

在她有过的车里，这辆红色的卡罗拉并不是最好的，她特别想念她学车时开的那辆灰色尼桑旅行轿车。它手感平滑，几乎没有噪声，而且后面的空间很大——甚至足够放下一张床。但仅仅一年后她就不得不放弃了它。

自打那以后，她有过两辆车，但都比那辆尼桑要小，而且把那些特制的装置从尼桑车上移过来时也惹出不少麻烦。这辆红色卡罗拉手感僵涩，喜怒无常。毫无疑问，它是想成为一辆好车，但它自身的问题太大。

在距离连接高速公路的交叉路口几百米的地方，一个毛发浓密的年轻人正慢慢地走在狭窄的路边，竖着大拇指做出搭车的手势。她加快速度超了过去，那人懒洋洋地挥了挥胳膊，在拇指之外又多伸出两根手指。他隐约认得她的脸，她也隐约认得他的脸。他俩都是本地人，尽管除了这样的时刻，他们从未接触过。

伊瑟莉有个原则——不搭当地人。

在凯尔德瑞转向，驶上A9公路，她看了一眼仪表板上的时钟。天色正飞快地变亮：刚刚8:24，太阳已经跃出地平线。天空青红交织，仿佛淤伤的肉体，其上浮着一层纯白的积云，预示着寒冷而清澈的天气。不会下雪，但白霜还会凝结好几个小时，在天气来得及变暖之前，夜晚就会降临。

就伊瑟莉的任务而言，这样寒冷的晴天方便她开车，但不方便她评估搭车人。格外强壮的人也许会穿着短袖炫耀，但绝大多数人会裹上大衣和一层层的毛衣。这让她很为难，因为即便是一个骨瘦如柴的人，如

果他穿着足够多的衣服，看上去也会显得身材健硕。

从后视镜中看，路上没什么车，她给自己设下四十英里^①的时速，不慌不忙地前进，这也是为了看看那个吱嘎作响的地方现在情况如何。看起来它似乎自己好了。当然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在经历了一整晚绵延的疼痛、可怕的噩梦和断断续续的睡眠后，清早启程时这样想很让人愉快。

她深深地吸气，透过她那窄小的、几乎是一条细缝的鼻孔艰难地吸气。空气新鲜沁人，让人微醺，就像氧气面罩输出的纯氧或是乙醚。她的意识在清醒与昏睡之间徘徊。如果她不尽快做些什么来刺激自己，她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伊瑟莉开车经过一些通常有人请求搭车的地方，但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公路，只有巨大空旷的世界。

零星的雨点溅到挡风玻璃上，雨刷在她视线正前方的挡风玻璃上抹出两块脏兮兮的扇形。她按下雨刷喷嘴开关，清水从发动机罩里喷出来，水流细细的，有气无力地在挡风玻璃上蜿蜒，看起来她得等到世界尽头才能重新获得清晰的视野。这个举动让她更累了，仿佛雨刷喷嘴里喷出的是她赖以维系生命的体液。

她试图让自己穿越时间的河流，想象自己已经停在了某处，身边坐着一个很不错的年轻搭车人；她想象自己正在轻抚他的头发，并且环住他的腰，好让他放松下来在座椅上坐好，想象这样做的时候她的呼吸急促地拂着他的脸庞。然而只有幻想是不够的，不够让她抵挡垂下眼皮、合上双眼的欲望。

^① 1英里≈1.60公里，此处时速约为64公里/时。

就在伊瑟莉正在考虑找个地方停下来眯上一小会儿时，她看到一个剪影从地平线下冒出来。她立刻打起精神，专注地睁大双眼，把眼镜扶正。她在后视镜里查看了一下脸和头发。她还试着噘了噘嘴，她的唇红得就像抹了唇膏。

第一遍开车从这个搭车人身边过去时，她注意到这是个男人，很高，肩膀宽宽的，穿着随意。他用拇指和食指做出搭车的手势，有些懒懒的，仿佛他已经等了许多年。也可能是因为他不想显得太过急切。

原路返回的时候，她注意到他还很年轻，头发剪得极短，就像苏格兰的犯人那样。他的衣服是土褐色的。不管衣服下面是什么，都把他的夹克撑得鼓鼓囊囊，令人印象深刻，至于撑起衣服的到底是健硕的肌肉还是冗赘的脂肪，她会搞清楚的。

驶向他的最后一段路上，伊瑟莉意识到他真的高得异乎寻常。他正盯着她看，也许是想起自己几分钟前就见过她，毕竟今天路上没什么车。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急切地向她招手，而是依然懒洋洋地伸着手。显然乞求不是他的风格。

她放慢了速度，正好把汽车停在他面前。

“上车吧。”她说。

“好。”他轻快地说着，身子一晃便坐到了副驾驶位上。

只有这么一句话，没有微笑，虽然他的确牵动了脸上的笑肌，根据这些事实，伊瑟莉已经对他有了一些了解。他是那种讨厌说谢谢的人，仿佛恩情是一个陷阱。在他的世界里，伊瑟莉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让他觉得欠了她的人情；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她确在公路边停下让他上了车；好吧。为什么不呢？她自愿这么做了，分文不取，如果是出租车，肯定会收他的钱，而他只是对她说了一句“好”，仿佛她是他的一个酒

友，刚刚帮了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忙，比方说把一个烟灰缸滑到他的手边。

“不客气。”伊瑟莉答道，仿佛他不管怎样还是对她道了谢。“你要去哪儿？”

“南边。”他说，眼睛看着南边。

又过了漫长的一秒，他拉过安全带系上，仿佛很不情愿地承认只有这样做了他们才好启程。

“就是南边吗？”她一边问一边将车驶离路缘石，同往常一样小心翼翼地按下转向灯的按钮，不是前灯，不是雨刷器，也不是伊克帕扎。

“唔……看情况，”他说，“你去哪儿？”

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了一下，然后看着他的脸思考怎样才能把他绕进来。

“我还没有决定，”她说，“先去因弗内斯吧。”

“我在因弗内斯下也行。”

“但你想去更远的地方？”

“我打算有多远去多远。”

另一辆车突然出现在她的后视镜里，她不得不专心开车，以免误会那辆车的意图，做出错误的反应；等她终于能够将注意力转到搭车人身上时，却只看到一张漠无表情的脸。他的话是掩藏在玩笑口吻下的傲慢自大？性暗示？还是无聊的事实？

“等很久了吗？”她问道，想从那张脸上找到更多智慧的迹象。

“你说什么？”

他冲着她眨了眨眼，停下手里拉开夹克拉链的动作。一边拉拉链一边聆听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他的智商是个挑战吗？一块深色的薄痂横过他